

西園叢辨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5 1933

T9153/6473



西圃叢辨

西圃叢辨卷九目錄

蜀無史職非

夷祖

江左夷吾辨

牛繼馬

晉元帝冒姓司馬

桓溫誣海西公

晉惠帝

魏道武非名健

晉書

晉史忠義傳

嵇康未嘗事晉

二唐書

五代史勝史記之說

五代史舛誤

糾謬書

宋史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野史不可盡信

通鑑綱目

正統

十六國春秋

天祿閣外史

金人南遷錄

西圃叢辨卷九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篋集

蜀無史職論非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
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
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
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
缺屬詞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
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辰之何耶

升菴
外集

夷祖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夸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
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舡鹽
神之事性誣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
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言傳
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同上

江左夷吾辨

蕭東發云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
生聚之計陳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
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楨
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
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
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
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
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
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汙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
葬之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
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
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同上

牛繼馬

西園叢書卷九
晉書云初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
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
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竟通小吏牛金而
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曰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
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
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
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
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其應也
丹鉛錄

晉元帝冒姓司馬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
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邵謂沈約喜
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困學紀聞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
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
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詞又造謠言謂
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
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
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

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溫既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詞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既廢之後終日酣暢耽於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詞奸黨僞造之謠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言可盡信哉

升菴集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爲私蛙見饑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以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同上

魏道武非名犍

宛委餘編云用修能辨晉元非牛金所生且知其爲誣詞而云魏道武名犍繼受命爲牛繼馬後之像此又誤也道武初名珪後名珪犍者其父什翼犍也亦遠矣愚按用修以昭成爲道武以珪爲犍誠誤然以犍爲牛繼馬則非始於用修也元行

冲作魏典三十篇以昭成名鍵繼晉受命可以當
繼馬之像行冲本拓跋後尊祖之詞耳

書傳
正誤

晉書

唐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最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

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

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
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
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劾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
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為可笑也
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孔氏

雜說

晉書忠義傳

晉書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
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
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

元仕於劉曜合順從以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

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

蘭艾鸞鴉之辨

升世
外朱

嵇康未嘗事一晉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
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

於魏書

困學
紀聞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
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

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
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
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
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
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
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
過矣升菴集

五代史勝史記之說

有言歐陽氏五代史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
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
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
由其書含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
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
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史記籒
籒而云勝之非公言也同上

五代史舛誤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
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
聖功碑云烏介竝下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
謂康居用漢書到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

求活北漢鄭珙卒於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痴人說夢也

困學

紀聞

糾謬書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又言揮塵錄云蜀人吳縝初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吳縝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當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爲一書耳

居易錄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史法始於尙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尙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詞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

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恠哉然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有害斯文是可慨夫

升菴集

宋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尙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琦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同上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辨之至於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

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
正之甚矣野史之不可盡信也同上

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世傳爲朱子手筆無復致疑而上
虞徐氏以綱與凡例往往不合復著考證夫旣謂
綱目作於朱子則其所書當無謬誤何以來後人
紛紛之說及讀朱子之集見其與門人趙師淵數
書知綱目成於趙氏惟凡例乃朱子之筆耳李方
之親受業朱門其言綱目曰朱子欲稍加更定而
未暇魯齋王氏去朱子未遠其序凡例謂嘗見趙
公文集綱下之日蓋屬筆於趙也元廬陵友益作
綱目書法其門人疑以爲非朱子之書而友益不
以爲然豈未嘗親見手札及王李之言耶

鐵網
珊瑚

正統

按益都鍾尙書龍淵先生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
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
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
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
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旣不正勢
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

司馬歐陽之誤也

同上

十六國春秋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十六國春秋自南宋後其書已亡據朱竹垞檢討云今所行者乃明嘉禾屠喬孫採諸史偽成者

廁塾錄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八卷乃明世廟時崑山王舜華所作舜華名逢年有高才託於叔度以自表自初出卽有篡入東漢文內者此時舜華尙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徵君所著則後世何由覈其贗乎

金人南遷錄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孰輦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卽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卽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右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

初名允恭

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乙丑封於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立

太子封諸王也允廸卽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
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
松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見之曰此
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
爾常作重先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
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
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扶哭聲殷
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
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
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宗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
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爲降授
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
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
稽如此輒令鹿馬混淆白黑雜糅貽誤不淺偶讀
金史輒因賓退錄辨駁所未及考其顛末著之俾
後之讀此錄者勿惑焉又按章宗以太和六年崩
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魏紹王錄載牛刀
兒殺章宗兀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
行殺逆張克巳等乃立濰王允文謚磁王爲昭宗

云 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殺者三熙宗海陵衛
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于虛亡
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尙多聊舉其大者於此又
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
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
愛王請兵北歸 云 皆妄也 蠶尾集

西圃叢辨卷十目錄

山海經

山海圖經

帝王曆紀譜

汲冢師春

樂書

穆天子傳

汲冢周書

越絕書

三墳忽出元豐間

始事之書

孫武兵法

衛公問對

太公六韜

列子

莊子

向郭注莊

鵲冠子

素書

陰符經

天機子

陰符元機

管子

尹文子

晏子春秋

范子計然

文中子

子華子

孔叢子

程子子華子

鬻子

西圃叢辨卷十

安德田同之小山彙纂集

山海經

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秘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訂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各山海經此其為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恠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

言故尤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子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義攷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經籍考

山海圖經

晁氏曰韓熙載門人舒祖等撰閩中刊行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同上

帝王曆紀譜

異嚴李氏曰譜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

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傳荀卿未嘗相秦其謬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托以欺未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繁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傳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旣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同上

汲冢師春

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序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同上

樂書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

章旣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以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廼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竝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矣

同上

穆天子傳

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此書所載卽

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驂驪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旣同汲郡守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可觀覽郭璞註本謂之周王游行記最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同上

汲冢周書

異巖李氏曰隋唐經籍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竝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

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時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缺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詞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同上

越絕書

崇文總日子貢撰或日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缺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者又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

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詞聖人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同上

三墳忽出元豐間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謬妄可知夾漈鄭氏好奇而遵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氣形而以爲連山歸藏乾坤之所由作而又各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

竝稱乎

同上

始事之書

古史考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食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鑿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有鑿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爲炙之說茲大謬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

之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
之書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虜策
胡笳羌笛羯鼓胡床兜緜狨錦鞞敦塔寺之類不
窮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
堯之羹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廬里伊尹之屨吾
邱子之鎌亂之舞衣公劉之蠹囊秦穆公之沐浴
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耶又至
以秋千爲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爲迂
以拓跋爲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知其爲妄
指旃爲羶認蘇爲梳是亦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
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

同上

孫武兵法

按史記稱孫子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子兵
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爲魏武削其繁劇注其精華
也又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閭時破楚入
郢爲大將按左傳無孫武雖他書所有左氏不必
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專諸之流微賤暴用
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缺又同
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
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蓋春秋末戰國初山林

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至
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
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
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皆辨
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爲奇
險不足信

同上

衛公問對

陳氏曰假託也文詞淺鄙殊甚今武舉以七書試
士謂之武經其間孫武司馬法或是古書三略尉
繚子亦有可疑六韜問對爲妄明白而立之學宮

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蘧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
爲武學博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
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爲
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
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
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奉常公者老蘇也

同上

太公六韜

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耶六韜之書顧非
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
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韜六篇則又周史所

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
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爾自
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
用間故權謀者每竝言以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
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著於武靈之伐而今
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
本哉

路史
發揮

列子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
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
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
釐古文
僖字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
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
錯至此列子文詞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其可
廢耶

諸子
考

莊子

東坡莊子詞堂記曰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

寓言也人謂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言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觀其論道術自墨翟禽釐鼓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同上

向郭註莊

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默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見陸氏

釋文

同上

鶡冠子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同上

素書

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蓋采諸書傳會依托以爲之耳

同上

陰符經

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注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

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
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
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庭堅嘗跋
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知非黃帝書也其文奇古
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
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掇擊
也同上

天機子

晁氏曰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
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托之孔明者載

道茂中

同上

陰符元機

陳氏曰卽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文國注此
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道家
安國以爲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同上

管子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時春
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
也同上

尹文子

容齋隨筆云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
黃老者又別一書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
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耳同

晏子春秋

柳氏辯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
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
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
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
術者且其旨多尙兼愛是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

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父子班
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
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
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
書者墨之道也同上

范子計然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
計然遂報強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
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
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

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
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
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
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
琅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
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竝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
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洪容齋曰
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
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字文
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
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
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
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與
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註
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圓云留侯追踪於松
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同

文中子

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通行事於
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

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鼠竊有深可恠笑者或云其書蓋阮逸偽作也又據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蓋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多偉人後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年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耳

同上

子華子

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旣不合又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托爲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爲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牴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蓋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同上

孔叢子

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著孔叢子凡

西園叢書卷十
二十一 篇叢之爲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孟
取事雜也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
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其註謂孔甲黃帝史
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
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卽漢志
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卽漢志孔臧書而其
子孫或續之也
同上

鬻子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
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
之著書十二篇前人謂其理致通遠旨趣恢宏織
組仁義經緯家邦實先達之真言爲諸子之首唱
但其文俚其詞淺必後世僞作之書無足稱述也
且其中引魯周公衛康叔年代相去遠甚按賈誼
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茲本無之又文
選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列於
商郊起自黃鳥至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
亦無知爲僞書無疑矣
古歡堂
雜著

西圃叢辨卷十一目錄

離騷名義

楚詞招魂大招篇

西京雜記

白虎通

春秋繁露

演繁露

水經

方言

神異經十洲記

殷芸小說

述異記

雜纂

龍城錄

紀聞談

乘異記

碧雲駮

冷齋夜話

稽神異苑

后山叢談

過秦論誤

建隆遺事

外夷文子非真

程史

淺妄書

姓氏書

偽書

小說

西圃叢辨卷十一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并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而況文乎

林下偶談

楚詞招魂大招篇

招魂一篇王叔師以為宋玉所作而林西仲則以

爲三閭之所作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可謂善讀者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辨俱在泮然冰釋矣至大招亦三閭痛懷王之文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尙三王豈人臣事哉

西京雜記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貞著西京雜

記六十卷然則依托僞書不止吳均也

困學紀聞

白虎通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同上

春秋繁露

按隋君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始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皆合但前本

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

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以七十九篇也

考

演繁露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詞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

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全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晃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晃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明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各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朦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倣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同上

水經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爲欽撰又云一作郭璞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所更名河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

汾水過永安本鉅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其
以爲郭璞傳者豈因是乎抑本桑欽傳而後人以
意改益之耶

宛委
餘編

方言

容齋隨筆云今世傳楊子雲輜軒使者絕域語釋
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
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
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
次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善

於離騷又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生平
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
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
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離賦十二篇亦
不載方言大抵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文籍
考

神異經十洲記

晁氏陳氏俱稱東方朔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托
也漢書本傳叙朔之詞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
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談諧其事浮
淺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恠語附著

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

藝文志

殷芸小說

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叙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同上

述異記

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為祖同所作誤也

同上

雜纂

唐李商隱義山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稍多皆後人附益

同上

龍城錄

唐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出其

同上

紀聞談

陳氏曰蜀潘遠傳館閣書目按李淑以為潘遺今考邯鄲書目亦非潘遠其曰遺者本誤也所記隋

唐遺事

同上

乘異記

張君房撰其序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恠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晁公武讀書志謂張唐英君房又撰脞說又著名臣傳蜀檇杙雲笈七籤行於世按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楊大年改閑忙令所謂紫微失却張君房者卽其人也嘗爲御史屬坐鞠獄貶秩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七籤序自言君房蓋其名非其字也唐英字次功熙豐間人丞相商英天覺之兄作名臣傳蜀檇杙者與君房了不相涉不知晁何以合爲一人也其誤明矣

同上

碧雲駮

李氏曰碧雲駮一書凡慶曆以來名公鉅卿無不詆譏世傳此書以爲出於梅堯臣怨對之口今以魏泰東軒錄考之然後知嫁名於堯臣者實泰自爲也又據王氏曰魏泰者塲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恠錄括異志倦遊錄盡假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譏前人最後作碧雲駮假作梅堯臣毀及范

仲淹堯臣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而肯厚誣
名臣哉於是天下駭然不服矣上同

冷齋夜話

晁氏曰僧惠洪撰多記蘇黃事皆依托也江淹擬
淵明詩其詞浮淺洪旣誤以爲真淵明語且云東
坡嘗稱其至到鬼谷子書世所共見而云有崖蜜
櫻桃也之言東坡橄欖詩已輸崖蜜十分甜蓋用
之如此類甚多不可概舉上同

稽神異苑

雜論鬼神變化及草木禽獸妖恠譎詭事題云南
齊焦度撰按焦度南安氏也質訥樸戆以勇力事
高帝決不能著書又卒於建元四年而所紀有天
監中事必非也唐志有焦路窮神秘苑十卷豈卽
此書而相傳之訛歟上同

后山叢談

容齋隨筆曰后山陳無已著叢談高簡有筆力然
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
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建議使行邊及丁
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杜子美以撼祁公
丁晉公以白金賂中史使尼張乖崖之進與張乖

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污攷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先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入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貽千載之惑故辨之

同上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宜齋野錄

建隆遺事

揮塵錄曰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禹偁所述其間率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詔昌陵尤爲舛謬按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鈞衡當太祖升遐時普正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於寢耶稱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事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稱可謂亂道此特人托名爲之又按元之自有小畜

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爲僞也明矣

文籍考

外夷文字非真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身鳥爪形旣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白狼王唐菽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

輦國入貢上表表詞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雞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立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喻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升菴外集

程史

唐人常侍言旨記明皇遷西內事云出朱厓太尉所續程史朱厓者贊皇公也宋岳侍柯著程史蓋

襲取贊皇之書以爲名字

古夫于亭雜錄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學之氣骨恐不至此今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

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遂牽紅絲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尙未達也此皆顯而可見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故

辨之

容齋隨筆

姓氏書

容齋隨筆曰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爲叅知政事予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

僞書

省心錄乃沈道厚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其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杜陽雜編天寶遺事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僞蘇注盛行於時殊誤後學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升菴外集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
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
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
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塚得古文數百篇中載
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同上

西圃叢辨卷十二目錄

古文叅同契

真靈位業圖

蠶書

樂書天馬歌

洛陽名園記

柳文多冒名

三都賦注

五臣注文選

廣文選

世說誤字

樂書非十九章

中山狼傳

文章托名

三大書傳

三文誤

千字文

古書不知名考

文公著書

朱子引用誤字

大顛書

西圃叢辨卷十二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篹集

古文參同契

上虞魏伯陽約周易作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者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

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矣作偽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

真靈位業圖

真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謬悠可笑其云長史虞翻字長朔武昌人庾亮江州引爲上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俚鄙誤記時代耶至以夫子爲太極上真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嶷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真人靈寶九迹法治水周公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又皆傳會吾儒所

稱述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爲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弇州固嘗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於侮聖如此當墮泥犁地獄或是林靈素劉煉一輩所造作耳

蠶尾集

蠶書

館閣書曰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兗州爲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之子湛字處度以爲南唐人誤矣

困學紀聞

樂書天馬歌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代大宛得

千里馬歌中尉汲黯進曰

云

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五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血汗馬沫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

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

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

孫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

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

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徙爲右

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

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

之死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

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史遷

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謬乎

同上

洛陽名園記

記爲濟南李格非文叔撰易安之父也家今章邱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日山東李文叔又曰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況是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廌撰廌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居易錄

柳文多冒名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時子厚方十七歲也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時子厚始生也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詔某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困學紀聞

三都賦注

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周高

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早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姓名也升菴外集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
和王融詩云卮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
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
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
賴王導而破符堅又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
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

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
而狂妄著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容齋
隨筆

廣文選

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
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
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
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
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踈謬如此升菴外集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刊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為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為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同上

樂書非十九章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考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也因學

紀聞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池北偶談

文章托名

才命論稱張燕公韋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曰樂天佛骨詩稱鄭司農後人所托其名非真者也

因話錄

三大書辨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名臣事跡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卷首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今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

如舊祥符二年命復校焉所謂太宗修三大書御

覽英華外乃太平廣記五百卷也

困學紀聞

三文誤

大樂十二鈞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米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同上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田宅爲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

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日子
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郎中使製千字
文其詞甚美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
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
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
乃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
子範作之而蔡遠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
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
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

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
書舊唐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日知錄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
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
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景作水
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
始知爲陸賈作以此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
可遽付之不知也

升菴外集

文公著書

升菴云朱子論古今人品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如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議其爲老莊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豈朱子大儒明道著書而顛倒如此者乎此必無之事或者謂門人記錄之過噫朱子無忠臣一至此與

同上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

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
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
出也丹鉛錄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則蘇東坡力言其爲僞朱晦菴
則力辨以爲真黃東發以真僞不可曉愚按東發
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
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
一著歐陽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
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

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
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
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
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夫以
李白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與顛書則
所損多矣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
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韓
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
定也是可慨夫

同上

